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如松

■李浩然



插图/唐建平

我与赵松初次见面,是在某综合训练场上。

“硬骨头六连”的连长赵松,是个来自河北沧州的汉子,一照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挺拔的身姿、黝黑的皮肤,浑身上下充满了精气神,赵松真是人如其名:燕赵多豪杰,劲骨如青松。

我站在山头眺望远方热火朝天的训练情况。棵棵青松伫立在崎岖不平的土道两旁,隆隆的响声回荡在山谷之中,十几辆战车在路上呼啸而过,扬起一路烟尘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远方的炮声传来,空气中层层叠叠的尘土,霎时抖动着簌簌落下。

不一会儿,巨大的轰鸣声由远及近,那是第一辆出发的战车驶回了教练地。装甲车座舱盖猛地弹起,赵松干净利落地跳下战车,交接清楚后,大步流星向指挥帐篷走去。

来不及过多寒暄,赵松简单地向我打了个招呼,接着就全神贯注地投入指挥。初升朝阳的光芒透过窗,静静地洒在指挥帐篷里。他如松般挺立在电台前,紧紧握着胸前的对讲机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密切关注着远处的训练场。

“2号,注意提醒驾驶员平稳减油,协同炮手搜索瞄准目标。”看着远处的

战车,赵松眉头顿时皱了起来,及时通过电话发出调整指令。

“车长注意留心观察弹链供弹状态”“驾驶员注意油温、油压是否正常”……训练场上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逃不过赵松的“火眼金睛”。在他细致耐心的指挥调控下,六连的车组配合愈加默契,出膛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,接连精准命中目标。

随着两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,持续了一天的训练也落下帷幕。

“让你久等啦。”赵松快步向前,热情地同我握手。不经意间,我注意到他左手腕处的伤疤。

“这是我的标志,也是我的勋章。”看到我关切的目光,赵松咧开嘴,挥了挥手腕笑着说。

原来,几年前的一次野外训练中,赵松不慎从高处跌落,造成左手腕骨折。术后,他的手腕里不仅打上了钢钉,还需要长时间用绷带固定静养。也就在这时,赵松因工作需要,从六连调到支援保障连连长。

上任之初,正值旅里组织体能考核。赵松的手拉单杠使不上劲,他就用一根弹力带绑着带伤的那只胳膊加练。“练几分钟手腕就会刺痛,我就停下来,等它不疼了再接着练。”赵松摸着伤疤说。

那次考核,赵松以4个课目440分

的成绩,成为全旅首位考取军事体育训练“特3级”的干部,全连官兵无不赞叹。在赵松身体力行的带动下,战士们的训练热情持续高涨,各项考核成绩都有了明显的进步。

一年后,赵松回到六连,成为这支英雄连队的第44任连长。然而,刚上任没多久,在一次车长专业考核中,一贯表现出色的六连遭遇了失利。虽然成绩不理想,但作为连队主官的赵松并没有气馁。他根据官兵的考核情况,连夜制订了全新的训练计划,组织连队开启了强化训练,最终带领连队重返“山巅”。

夕阳渐隐,洒下点点金辉。我与赵松漫步松林,落日余晖拉长他们的身影,与一旁摇曳的松影遥相呼应。“宁要暴风雨中的良好,不要风平浪静中的优秀。苛求大家动作的细节,不是为了成绩单好看,而是为了在未来战场上能多一分打赢的底气。”赵松抚摸着松树深有感触地说。

“硬骨头六连”是赵松军旅梦想开始的地方。这个连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诞生,以敢打硬仗著称。为了当好英雄精神的传承人,赵松从加入连队的第一天起,就一直保持着挺拔向上的姿态,就像一棵扎根在这片热土上的“劲松”。



李浩然

记者心语:

脚下沾满泥土,笔端饱蘸真情。



江畔(油画)

孙侃作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9月7日,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,龚全珍老阿姨追悼会如期举行。100岁的老阿姨,追随甘祖昌将军而去,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……

虽不能到现场告别,但我心里却满怀深深的怀念和敬仰。相识十年,我多次与老阿姨交流,成为讲述甘祖昌龚全珍故事、传播他们精神能量的宣讲者,何其有缘有幸。

2013年9月,龚全珍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,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。总书记亲切地称她为“老阿姨”。为深入挖掘甘将军和老阿姨的先进事迹,我在那一年12月来到了莲花县。

半个月的采访,与老阿姨零距离接触,我常常被老阿姨平凡的话语所打动。聆听老阿姨讲述她与甘将军的故事,对我是一次精神洗礼和灵魂净化。

老阿姨曾记下46本日记,仅在出版的《龚全珍日记选》中,就提到新疆50多次。新疆是甘将军和老阿姨战斗过的地方,是他们精神的发源地。

在与我交谈中,龚老阿姨动情地回忆起甘将军的往事。甘将军与同村入伍的战友刘春元刚刚参加革命时,曾站在家乡虎形山下许下过诺言,他们约定等到胜利了,要一起回来建设家乡。后来,刘春元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英勇牺牲,甘将军一直念念不忘当年的约定。这是他写下3份申请书,毅然要求回乡务农的原因之一。

老阿姨曾3次回到新疆,带领儿孙们追寻甘将军在新疆的足迹。她还对我们新疆军区的官兵说:“新疆是我和祖昌永远牵挂的地方,只有你们守好祖国的西大门,我们才能在后方做应该做的事。”那一次采访,感动之情不断拍打着心灵的堤岸,我写下了《走近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》等文章。这几天,再翻看这些文章,阅读这些鲜活文字,我百感交集,一切仿如昨天才发生……

夜空中的星

■韩素婷

回想起老阿姨在世时,我们每次到莲花县,她都会叫我们到家里吃饭。她说我们是新疆军区来的,是娘家人,让她觉得亲切。在与老阿姨相处的过程中,我也常常感觉她就像家中一位慈爱的长辈。

记得有一次在老阿姨家,她拿着牙签扎好一颗颗醋姜,送到我们每个人手中。原来,醋姜是莲花特产,口感清脆微甜,莲花县家家户户都会用冰糖和醋泡仔姜。老阿姨是地道的北方人,那年甘将军解甲归田,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能否适应南方的气候,只想老家湿润的空气有益于甘将军身体健康。于是,她又义无反顾地追随将军回到了莲花县沿背村。在气候潮湿炎热的沿背村,龚

老阿姨听说常吃仔姜可以祛湿,便在家中种上了仔姜,收获后用糖醋腌制,每天和甘将军及家人吃一小盘。久而久之,吃醋姜成了一家人的习惯。甘将军走后,醋姜的酸甜之中,又加入了老阿姨对甘将军丝丝缕缕的怀念……

算起来,我曾先后十余次踏上莲花县这片红色土地。

一次次,我在甘祖昌将军抛洒过汗水的红土地上,听村民们讲述他们心目中的甘将军,走过甘将军带领村民们修建的水库、电站、公路、桥梁,探寻甘祖昌精神的时代价值。甘将军留给沿背村这样一组数据:回乡务农29年间,共带领乡亲们修建3座水库、25公里长渠、4座水电站、3条公路、12座桥梁……数字最有说服力,我用脚步丈量了这个数字,一路走来,我深深感到将军的精神之光,如今仍然照亮着越来越多后人追寻初心、担当使命的路。

老阿姨是甘祖昌精神的学习者、见证者,更是继承者、发扬者。她热心公益事业,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,延续着甘将军的梦想。她的坚持让我们认识到,学习甘祖昌精神不是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,也不是在形式上简单复制,而是要坚守初心,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。

甘将军为了建设家乡,付出了很多,临终前他给亲人最后的嘱托是:拿到工资,先交党费,留下生活费,其余的全部买化肥农药,支持农业建设。将军走时,还有很多遗憾,他觉得对家乡建设付出的还不够。后来,老阿姨默默资助助学,扶贫济困时,她一定觉得自己是在和甘将军一起做这些事。

老阿姨的音容笑貌,留在我珍藏的一张张照片之中,更印刻在我心里。十年,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并不短暂。这十年有老阿姨的精神感召,让我备感温暖。

时间过得很快,我已离开部队,却还经常回莲花县,感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记忆与精神。老阿姨离开了,化作夜空中的一颗星,依然注视并照亮着我们……

达坂上的“送氧员”

■张宇博

的,这氧可不能停哦!”

“唉,我也是没想到高反这么难受……天天麻烦你们来送氧,也怪不好意思的。”我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“缺氧可是大事,这有什么麻烦的,弄坏了身体才是最大的麻烦。”丁班长用扳手用力地拧了几下阀门,语重心长地说。
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,我和丁班长谈着高原一边倒了杯热水,想让他们歇会儿暖暖身子,等雪小一点再走。但丁班长全然没有坐下休息的意思,只是在我再三推让下才端过纸杯,一边抿着一边对我说:“歇不得,歇不得。昨天晚上新兵刚上来,正是需要大量吸氧的关键时期,达坂上的氧气晚一会儿都要出大事。”

丁勇班长所说并不夸张,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短时间内很难适应高原的自然气候。海拔每升高几百米对人体都是一次考验。身体缺氧会导致一系列高原病,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感冒都可能久治不愈,引发生命危险。为了能让每一名刚上山的新兵有足够的氧气,丁勇班长和其他“送氧员”最近的工作量翻了好几倍。

营区日常每天需要更换80多个氧气瓶,新兵上来之后,氧气的需求至少增长2到3倍。如果再算上换下来的空瓶,单是搬运氧气瓶的工作量就不小。“送氧员”不仅负责更换氧气,还要负责制氧、装瓶。高原上人体机能下降严重,60余斤重的氧气瓶,往往需要两名

战士费好大力气才能扛得动。这对“送氧员”的身体素质也是一种考验。更何况,“送氧员”并非他们唯一的身份。

“送氧员”是我给他们起的名字。因为连队里并没有这样一种身份,这算是一种“兼职”。像丁勇班长这样在制氧站值班的战士,每天不但担负换氧气的任务,还要守在制氧机旁,为全团不同单位送来的空气气瓶灌装氧气。高强度的工作不但需要严谨认真的态度、娴熟的技能,更需要无私的奉献精神,竭尽全力维持达坂上的“氧路”不断点、不阻塞。“慢,躺,氧”的高原三字诀,在离氧气最近的“送氧员”身上却更难做到。

“能为大家送氧,我觉得非常荣幸。”丁勇班长笑着对我说,“看到兄弟们吸了氧生龙活虎的样子,我很自豪。”

对战友的健康负责,就是对战斗胜利的负责。这句话深深刻在每一位“送氧员”的心中。

“时间不早了,新兵们怕是等急了!”丁勇看了一眼手表,边说边抱起氧气瓶向门外走去,装车、换瓶、上肩,一气呵成。

看着“送氧员”们扛着氧气瓶,在营房间不停穿梭的身影,积雪反射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,刹那间,我感觉他们是那么的耀眼夺目。他们用自己火热的青春,温暖着这片雪域高原。阳光下战士们挺拔的身姿,正犹如伟岸高洁的雪山。

的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味觉就会诱发出条件反射,激荡起巨大的情感波澜,这或许就是思乡之情的由来。

乡土具有空间意味,那是我们生活成长的地理区域,也带有精神隐喻。那是我们幸福快乐、挣扎跋涉、初萌与成长的灵魂沃土。

赤峰市有9万多平方公里,面积相当于5个多北京城。我居住过的红山区也有506平方公里的面积。但在我的记忆里,“赤峰”很小,是个从南山脚下徒步大约三四十分钟就能穿越的小乡镇。我最熟悉的区域,也不过是家门口的一条街巷。每日穿行而过,都能嗅闻到熟悉的烟火味,耳听高高低低、热热闹闹的乡音土语。

故乡是自然疆域,也是精神家园。远行者需要这样一个精神家园,用以停歇疲惫的脚步,获得前行的能量,更可以找到心灵的依靠。

掬一捧乡土,又要去远行了。



长征

第5915期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离开故乡的时候,母亲悄悄在我的行李中放了一包盐和一包土,这是我来到北京打开包裹时发现的。淡蓝色的手绢系着两个纸包,纸包里三层外三层的。当我打开第一个纸包,发现那是一包大颗粒的盐,是那个时代日常做饭用的粗盐。

我写信问那些盐和泥土是做什么用的。母亲上过扫盲班,只认识简单的字,不太会读写。她听了别人给她念的信,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让人回信写道:这都是怕你水土不服。你吃惯了家里的盐,再吃别的地方盐的时候,要是肚子不舒服,就把盐粒碾成末,倒上点水喝下去就好了。那包土呢,是从咱家院子里挖的,你想家的时候就闻一闻……

带一把乡土去远行

■古 风

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,也是第一次坐火车,刚开始确实有些水土不服,肚子疼、腹泻。可是,收到家里的回信已经是到达北京一个月以后的事了,我的“不适”也随着时间推移变成了“适应”。母亲的那包盐没有用上,与那包泥土一起在我的行李底下放着,一直放到大学毕业。

后来走的地方多了,见识也广了,我才知道,远行的人带一包家乡的泥土和盐也是一种传统。有人说,故乡的矿物

质对在外游子是有治愈效果的,但我认为,这种治愈更多的是心灵的抚慰——泥土代表着故乡和家园,代表着家乡亲人的一份关照与眷恋。

母亲放在行李中的泥土是从我们家院子里挖的。那座院落种植着蔬菜、花卉。院子也是我们少年时代游戏玩耍的乐园。我习惯于院子里的味道,那是植物和泥土混合的味道。而城市的泥土少,到处弥漫着忙碌的金属味和混凝土味。直到多年以后,我偶然闻到割草

机平整草坪散发出的青草香时,才猛然想起了遥远的故乡,想起那充满快乐的院子。

人对于空间的感受,源于长、宽、高等可测量的物理、地理元素。然而,人对空间最真实的记忆却来自空间的物体,来自人对空间的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味觉等感知的综合。一把泥土、一把盐,就是我对故乡记忆的具象化。一个人可以行走天涯海角,也可能失去原乡的口音,但每当推开记忆的门窗,关于乡土